

缠与剪

林天苗

我对缠线行为有种特别的体验。记得很小的时候，我正同小朋友玩得最高兴、最兴奋的时候，母亲忽然把我叫到她身边说：“帮我架着线，我得把线缠成球。”那时缝衣、补被子或织毛衣都必须先把散的线缠成线球，那对小孩子来讲真是一种体罚，母亲自己可能并没有意识到在幼童脑海里会留下多深的烙印。成年后我发现自己对本色的棉线有种特殊的感情，对那种近乎于“体罚”的缠线行为具有莫名其妙的追恋，总想再度尝试一下。

自己选择这种行为，把每件日用品用线缠起来，开始时觉得真是一种“体罚”，并不断地对自己说：“放弃吧，放弃吧！”后来慢慢就习惯了，每天缠一点，天天如此，心里踏实，心平气和。所谓“体罚”的观念也变了，到底是我被“体罚”，还是我自找“体罚”。

其实所有的女性每天在家务事中感受到“体罚”，若想了断这种生活，新的“体罚”又会等着她；莫是剪不断，理还乱。

在纽约和北京两地奔波的近十年时间内，我很容易把新的旧的生活方式进行比较，尤其是天天摸得着、看得见的日常用品。过去的锅、大铁盆、煤炉、缝纫机、顶针、水瓢、老头乐、毛衣针、泡菜罐、药罐等等被现在的电子打火机、榨汁机、电烤箱、微波炉等所代替；过去的家什用品所留下的自然、亲切、和谐的生活节奏将被崇尚现代生活方式的观念渐渐取代。新的价值观否定旧的价值观，让人很难作出明智的判断和选择。我也没辙了，干脆统统把它们全缠了，新的旧的全被缠裹起来，使它们毫无用处，没有属性。